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起上章攝提格八月盡重光

宋紀一百四十二

起上章攝提格八月盡重光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八月己酉權發遣衡州韓堅常請廣

糴常平帝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

足憂矣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言州郡水旱請畱轉運

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糴帝曰卽行之 庚戌宰相虞

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

位既正人心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夏欲其諳練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耳

癸丑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 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

論恢復大計帝曰盛衰理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帝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宜修葺添造月具數目申奏帝曰已令修葺矣 新權

知饒州江璆進對帝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善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帝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宜拊卹之 己未金主至自柳河川 丙寅置問門舍人十員 臣僚言比年監司

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得
陛下講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臺
之省以至搥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見省愬之
州州不見省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
望陛下除投遠地監司郡守比近地爲加審委臺諫訪
聞糾劾比近地爲加嚴詔從之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
言周之名將南仲爲武成王同時之人請改配會武成
王帝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爲宣王中興之將便可
施行又言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帝曰亦
使之知 知寧國府姜誥劄言今合于十月內措置修

圩濟巷圩戶饑民已委官相視料度工役得所壞圩岸
比之紹興年內所費多減省兼有合行開決除廢者見
行相度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守臣依此措置修整
仍具申尚書省 壬申金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宗敘
尋請置沿邊壕塹左丞相赫舍哩舊作石良弼曰敵
國若來伐此豈可恃哉金主曰卿言是也 甲戌右朝

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祖宗成法帝曰言事者未必盡
知利害豈可偃與夏張 是月虞允文上乾道敕令格
式 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 金左丞相赫舍哩良弼
練達朝政金主所咨詢盡誠開奏多稱旨以母憂去位

九月庚辰起復。壬辰賜蘇軾謚文忠。壬寅新權發遣衢州施元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帝曰今日之弊正在此。詔役法爲下三等戶之害竝以官民戶通差。池州都統吳總朝辭帝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擇卿爲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是月范成大自金還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方進國書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擿起之成大必欲書達旣而歸館金太子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

指鞏洛以爲言援晉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旣盟之好旣
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
未歸於旅匱亦當竝發於行塗抑間附請之詞欲廢受
誓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
之盟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
以成大爲忠有大用意

攷異宋史全文載金人復書
詳略互異今從大金國志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王之奇奏歸正官承信郎
劉湛右迪功郎劉師顏父子等淡念祖宗德澤保護陵
寢不畏敵人凶暴力阻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亾而湛
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

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郎陞擢差遣其親黨秦世
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 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諭
士大夫風俗不振帝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
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 甲寅金主如霸州冬獵
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咎曹彬下江南太祖斬一
節度使不予近世爲將者未嘗有戡難破敵之功爵賞
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爲駕馭之術庶可
責效於異日帝曰此實人主彌世之術也 丁巳權知
襄陽府司馬倬爲其父故試兵部侍郎樸乞諡賜諡忠
潔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言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

與修敕令請於朝謂欲有夏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眾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敕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迺以奏御其間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頒行欲播告中外惟新書是遵帝曰朕已覽之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 乙丑金主謂大臣曰比因校獵聞固安縣令高昌裔不職已令罷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階除固安令 辛未金主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

悉心論列毋爲面從而退有後言 癸酉帝諭江西轉
運判官芮輝曰卿當先正士大夫風俗次則民間訟牒
早與裁決漕運又其次也 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
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
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
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
威振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
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
以種蠶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蓋眾而獻遺之禮益
密用能一職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

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于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是月復武臣提刑先是陳俊卿言曰詔依祖宗舊制
復置武臣提刑俊卿言此職自景德以來廢置不常今
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增置徒爲煩擾乃止至是
復置之放異宋史本紀載在五日今從聖政草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運
使史正志之請也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嚴

使人往來載錢過界之禁辛巳金制盜太廟物者與

盜宮中物同論壬午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乙酉

臣僚劄言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致齋酌獻景靈宮天
霽回纒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
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作

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衣數星現雲表及登壇樂佗四
郊雲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禮成不雨行禮之
次差官巡仗至城門雨大霑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寅
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宜宣付史館許之張栻言陛下
之心卽天心也欲定未定故上天之應乍陰乍晴天人
一體眾類無間深切著明有如此者臣願陛下毋以此
爲祥瑞而於此存敬戒之心試思夫次日御樓肆赦之
際日光皎然四無纖翳天其或者何不早撤雲陰于行
事之時使聖懷坦然無復憂慮而必示其疑以爲悚動
然則丁寧愛陛下之意深矣天意若曰今日君子小人

之消長治亂之勢有所未定皆在陛下之心如何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分治道終可成強敵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惟陛下常存是心實天下幸甚 巳丑國子錄姚崇之言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屬豈無人才可膺主帥之任請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爲將帝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 權通判建康府許克昌請命兩省侍從夏宿禁中賜以燕問從容以盡天下之事帝首肯於是詔許克昌與知州軍差遣又請命郡守以治兵爲殿最武臣提刑按閱郡兵帝然之又論揀汰使臣及歸正人州郡拊之

不至帝曰卿典郡正當如此 乙未召浙東總督曾觀
提舉佑神觀時陳俊卿已去位覲旋擢用無復有阻其
入者矣 是月遣趙雄等賀金主生辰別函書請夏受
書之禮略云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輅車恐復
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
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
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笱尊卑之體異敢因慶
禮薦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期望 十二月戊申大閱
於白石 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
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帝然之 庚申禮部尚書劉

章言當今邑縣之任出於苟且爲令者惟知以官錢爲
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
問帝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 甲子置江州廣
寧監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鑄鐵錢 丙寅金主
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觀所奏事皆依條
格殊無一利國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
溥矣朕居深宮豈能悉知外事卿等尤當注意 癸酉
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
授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其轉運司罷之 是歲兩浙江
東西福建水旱 高麗王覲弟翼陽公皓廢覲自立

乾道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

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

曰堯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

聖明慈太上皇后 丁丑金封皇子永行爲徐王永蹈

爲滕王永濟爲薛王 壬午金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

仕者不拘官品竝給俸祿之半 癸未帝諭輔臣曰前

日奉上冊寶太上甚悅翌日過宮侍宴實邦家非常之

慶朕以敵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爲

之朕未嘗敢增益太上到宮徘徊周覽頗訝其不飾也

輔臣言陛下不以萬乘爲樂而以中原爲憂早朝晏罷

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也帝曰朕無佗嗜好或得

暇惟書字爲娛爾因顧內侍取題郭熙秋山平遠詩以
賜虞允文先是允文復請建太子帝曰朕旣立太子卽
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擬詔以
進 戊戌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
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
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
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
宜罷去 己亥帝佗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
久長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
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虞允文言古人佗無逸圖猶誇

大其事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
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曰卿言誠然
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渥招到軍兵一千人不支軍中
物帝曰渥當旌賞虞允文言且與一遙郡帝曰賞宜從
重設使職事有闕罰亦不輕可與遙郡團使 庚子臣
僚言郎曹多闕員帝曰昨召數人皆未至可令寺監丞
兼權曾有人言近日自郡守爲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
者卻似太驟此言有理虞允文曰近來館學寺監拘礙
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僂爲郎者是館學寺監反不
如州縣之捷也帝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曰元

立資格所以重郎選歷者一旦得之郎選卻輕矣帝曰
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躡 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
軍人數帝曰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
家言祕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
百者帝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祖宗愛惜用度如
此克家曰凡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靳一弊袴也不
以予無功之人帝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曰豈
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體矣帝顧虞允文曰昨遣
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爲此也允文
曰郭子儀所得上賜甘蔗幾條柑子幾顆人主以此示

恩意爾今諸將受陛下厚恩未有以報帝曰郭子儀有大功于唐今諸將若有郭子儀功賜子誠不可輕也

金主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收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懇今問民乃去之佗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卽告朕 是

月復置鑄錢司 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

無益也問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曰詹事二人庶子
諭德兼講讀者二人帝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
文等舉恭邸講讀官李彥穎劉焯帝曰焯有學問彥穎
有操履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帝覽之曰王十朋陳
良翰二人俱可十朋舊爲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
堅執耳允文曰賓僚無佗事惟以文學議論爲職不嫌
于堅執也帝曰十朋良翰誠是忠蹇可竝除詹事帝又
問焯兼侍讀彥穎卻兼侍講何也允文等曰李彥穎旣
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帝曰侍講可別選人
乃命焯爲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

僚朝夕勸講帝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前以除知臬州入對遂畱侍經筵尋有忌銓敢言者摭其細故雜它朝士併言之銓遂與禮部侍郎鄭聞樞密院檢詳文字李衛祕書丞潘慈明竝罷 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王

安石謂人言不足恤所以誤國枳又言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爲本因及熙豐元符用事大臣帝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 丁巳帝諭宰執曰祖宗時數召近臣爲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宴虞允文等言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帝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欲與卿等從容耳 庚申帝諭曰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它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虞允文曰古人得眾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

心生生不窮故陰極于剝則復帝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梁克家曰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于仁而已帝曰然 壬戌帝曰去秋水湧朕甚以百姓之倉爲憂今卻無流移之人虞允文言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帝曰亦賴支官中米斛梁克家言數年來常平楮積極畱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帝曰如此理會尚且不足允文等因言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致上勤聖慮帝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 甲子詔寺觀毋免租稅 三月己亥朔趙雄至金所請皆不許雄辭還金主遣人宣諭曰汝國旣知

鞏洛陵寢歲久難遷而不請天水郡公之匱於義安在
朕念天水郡公嘗爲宋帝尚爾權葬淡可矜憫汝國旣
不欲請當爲汝國葬之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
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爲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箠
食之迎帝甚悅時金國大治民安其業而雄虛詞相飾
如此

攷黑聖政草載在歲末今從宋史載在三
月又會要載金人宣諭甚詳今酌書之

詔訓

習水軍 丙子立恭王夫人李氏爲皇太子妃妃慶遠
軍節度使道之女也相士皇甫坦言其當母天下問於
太上皇遂爲恭王聘之至是立爲妃妃性妬悍嘗訴太
子左右於太上皇太上皇意不懌謂太上后曰是婦將

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已卯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
密院事說妻太上后女弟也說攀援擢拜樞府時起復
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力辭不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
敢訟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
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
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
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
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
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頭納榻前
帝色遽厲成大徐曰臣有引喻閤門官日日引班乃郡

與謁吏耳執政大臣俸貳比也苟州郡驟拔客將使爲
通判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謂何帝霽威沈吟曰朕將
思之明日說罷爲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說語人
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奚爲見攻指所
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後月餘成大求去帝曰
卿言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成大竟不安其
位以集賢修撰知靜江致能成大字也 辛巳帝曰戶
部所僧南庫四百萬緡屢諭曾懷不知何以撥還虞允
文曰不過措準折帛爾梁克家言今左帑無兩月之儲
帝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言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

眾論未以爲然帝曰此兩事旣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

行 是日金命有司葬欽宗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異攷

宋史孝宗紀倫五月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徐氏後

第曰此蓋金主以三月辛巳命葬而葬禮則成於五月

庚寅也今按宋人紀金事多傳 戊戌虞允文言胡銓

問之誤今從金史倫三月辛巳 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

銓獨留梁克家曰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帝

曰銓固非它人比乃除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銓求去益

力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 庚子徽猷閣待制知處

州胡沂言盜馬者帝曰治以罪虞允文因言帥臣有誘

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者人情甚不安梁克家曰邀
功生事邀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徭
人致王再彬等聚眾佗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放
罷行遣太輕帝曰可夏降兩官 是月復將佗監 申

嚴閉糴

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藝高者特與補

轉兩資虞允文言本司兵民須略與推恩帝曰軍中既
有激賞人人有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夏本官亦復
推賞尤見激厲 丁未金歸德民臧安兒謀反伏誅

金駙馬都尉圖克坦貞

舊佗徒單
貞今改

爲咸平尹貪污不法

累賊鉅萬徙真定事覺金主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

卽引伏昌圖還奏金主問之曰停職否對曰未也金主

怒杖昌圖四十復遣刑部尚書伊喇道

舊倫移刺道今改往真

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 戊申擢曾覲爲安德軍承宣使時太子新立謂其有伴讀勞也 庚戌帝謂宰執

曰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言天下事唯其是而已是者當于理之謂也帝曰然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 癸亥金參知政事魏子平罷爲南京

畱守未幾致仕 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 己巳詔
舉任刑獄錢穀及有智略吏能者 庚午有告統兵官
培尅不法者帝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言恩威相須
乃濟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
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曰先儒立
論不可指爲一定之說如崔實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
以嚴大抵揀弊之言各因其時爾帝曰咎人以嚴致平
非謂濇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
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扑然後謂之嚴
也 辛未皇太子領臨安尹以晁公武爲少尹李穎彥

劉焯兼判官。先是高麗使人告於金，謂王覲讓國於弟皓。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其再詳問。是月高麗以王覲讓國表來上，金主疑之，以問宰執左丞相嚇舍哩良弼。曰：此不可信。現有子生孫，何故讓弟皓嘗作亂而覲囚之，何以忽讓其位？且今茲來使乃皓遣而非覲，遣是皓實篡，兄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詢彼國士民果推服當遣封金主命，卻其使旋遣吏部侍郎靖往問其故。五月丁亥，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事，爲荆襄宣撫司。珙凡六疏辭，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

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發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遊陞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帝以義當體國責之琪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寶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

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唯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遣知閣門事王抃點閱荆襄軍馬梁克家言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設爲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帝曰二百年來軍中不變亂蓋出于此虞允文曰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已爲先帝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爲下所告者端以

不能律已故耳 癸巳金以南京畱守伊喇成爲樞密副使 辛丑帝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愔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 六月丙午復主管馬軍司公事李顯忠爲太尉 己酉金主詔曰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朕居深宮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 乙卯張權言淮西麥熟秋成可望帝謂宰相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虞允文言聖德無闕帝曰君臣

之間正要夏相儆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以答天貺 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帝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

甲子金平章政事國克坦喀齊喀

舊倫徒單合喜今改

卒金主

方擊毬聞訃遂罷厚賻之錄其孫

攷黑金史喀齊喀傳作十年今從紀倫十

年

秋七月甲申金參知政事宗敘卒遺表言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金主傷悼謂宰臣曰宗敘勤勞國家它

人不能及也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 乙未梁

克家言近時兩事皆前世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皆
出于獨斷帝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懼功業不如唐
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耳虞允文曰陛下以儉爲寶積
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陛下日夜勉
之而已帝曰朕思創業守成中興三者皆不易蚤夜孜
孜不敢迨違每日晨無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反
覆思慮惟恐有失又曰朕近于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
繹未得擇將之道虞允文曰人才臨事方見帝曰然唐
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庚子以王炎爲樞密使
四川安撫使興元府有山河堰世傳漢蕭何所佗嘉祐

中提舉史照上修堰法降敕書刻之堰紹興以後戶口凋敝堰事荒廢炎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南鄭褒城之田大得沃漑詔獎諭拱 是月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帝諭輔臣曰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尋又調旱傷路戶稅

八月癸卯湖金主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制體遺闕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語凡政事所行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無有所隱 乙巳金主謂宰臣曰隨朝之官自謂歷三考則當得某職

歷兩考則當得某職第務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
官與內除官察其奮勤則并用之但苟簡於事不須任
滿便以本品出之賞罰不明豈能勸勉 丙午殿司左
軍劫馬軍司使臣家被獲帝曰不當以治百姓之法治
之虞允文曰劫盜已不可貸況軍人乎 庚戌金主詔

曰應因幹罕

舊作窩
幹今改

被掠女直及諸色人未經刷放者

官爲贖放隱匿者以違制論其年幼不能稱說住賣者
從優住 己未進呈兩浙漕臣糴椿積米帝因宣諭曰
洪範八政以食爲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
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 庚午帝謂宰執曰朕

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
輒喜不自勝虞允文曰神器之重得所付托聖懷無事
自應如此 金主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
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
曾無一言見舉者欲晝久安之計與百姓之利而無良
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卿等宜勉思
之 九月壬申朔帝曰江西湖南旱歉宜可募兵兩路
各且募千人梁克家言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曰
撥截上供亦可帝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衙恐太遠當
與分撥允文言江西去江池爲近湖南去鄂渚爲近帝

曰可優降捐揮仍與分撥 戊寅帝謂宰臣曰漢高祖
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廣郊祀亦在隴蜀既平之
後咎人規恢遠略罔不在專繁文末節益未暇問梁克
家曰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
百年來典禮畢備當以時舉帝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
浮華而已自今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詞
省 壬午湖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
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請依舊頃畝出榜
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 癸未金主獵於橫山 丁
亥命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曰將徙荆南之屯否帝曰

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曰荆南之人歲歲戛戍自此可
免道塗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帝曰襄陽極邊驟添人
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曰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荆南至
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于餽糧此二不便以臣
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帝稱善 庚寅金主還
都 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皆是後來許依
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帝然之梁克家言在京選人無
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佗職司必不得改
官帝曰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
文曰舊法京局不以選人爲之故六部長貳不佗職司

亦可今皆川選人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御須更改
帝曰此事續議施行 冬十月壬寅朔金以左宣徽使
敬嗣暉參知政事 甲寅金主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
卿等以爲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
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
者卽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言未便亦當從
而改之 壬戌金主使烏凌阿天錫舊倫烏林忒
天錫今改來賀
會慶節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處
允文請帝還內命知問門事王抃諭之曰大駕已興難
再御殿使人以明日見天錫沮退癸亥隨班入見 甲

辰虞允文言兩司可增加科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
過千餘貫昨有錫金梳者軍中歡呼無不欣鑿帝曰聞
其載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丙寅
金左丞相赫舍里良弼進睿宗實錄 戊辰金主謂宰
臣曰宿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爲二十人如丞相韓企
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關決大
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
比若褒顯之亦足以示勸慎勿遺之 是月賑饒州饑
帝因覽知州王秬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
付諸路收養如錢不足可于內藏支降 龍紹興府宗

正行司以其事歸太宗正司故事宗室皆聚于京師熙
豐間始許居于外崇寧間始卽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
宗院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維二都得全
建炎初將南幸于是太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
于揚州及鎮江復移于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紹興
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璩出
居會稽遂以爲判太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一月戊寅
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
之事汝惟無忘祖宗仁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
賞罰爲治而已晉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

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所爲如此安得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安用僞爲受恩于父焉有忘報于子者乎 丙戌金主享太廟丁亥有事於園丘大赦

是日臣僚請改和州西路花裝隊帝曰三衙舊亦結花裝隊昨已夏改與其臨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 癸巳金羣臣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 甲午虞允文言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帝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

當終有窒。不如詳審于初，則免改夏子後也。是月策制科眉山布衣李扈，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十二月癸卯，金主冬獵乙卯還宮。丙辰，金參知政事敬嗣暉卒。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帝曰：「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卽收捉梃勘。」戊午，詔行之。帝顧虞允文曰：「卿昨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王抃用事故也。辛酉，金進封皇子永中爲趙王，永成爲幽王，永升爲虞王，永蹈爲徐王，永濟爲滕王，乙丑，永中與曹王

永功俱授明安仍命永功親治事以習爲政 丙寅詔
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爲
上善撫士卒爲次專有膽勇又爲次將校士卒惟其所
舉從臣僚之請也 金吏部侍郎靖之使高麗也欲宣
金主詔於王覲而覲已爲皓囚於海島託言覲已避位
出居它所病有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
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覲乃以詔授皓轉取表附奏仍
以讓國爲言靖還金主問大臣皆曰覲表如此可遂封
之赫舍哩良弼完顏守道曰待皓祈請未晚也是月皓
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於金 是歲移馬軍司

范於建康府 金河決王村南京孟衙州界多被其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遺表第... 嘉御... 北湖... 盛... 益務... 禮... 等... 聖... 射... 編... 集

宋紀一百四十三

起元... 執徐正月盡昭陽
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乾道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庚午朔頒乾道敕令格式

莫濛充金國賀正使故事正月三日錫宴前後使者循

行無違濛獨以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爲辭爭辨久

之伴使以白金主許就館賜會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

里輪對論及人材帝曰人材須辨實僞分邪正最不可

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金主詔有司曰凡陳言者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 乙酉太常少卿黃鈞言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竊疑之退而求之禮經攷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壘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主人階也神宗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

皇帝拜位於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
太廟皇帝拜上羣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
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
所以正禮而明分也請遵元豐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
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詔從
之 丙戌宰執請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帝
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曰入
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
此虞允文曰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舉行者帝曰可令
有司討論以聞 丙申金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

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 二月壬寅金主召諸王
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爲善如
諸王所爲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倘或不從則具每日行
事以奏若阿附不言朕惟汝罪也 乙巳詔曰朕惟帝
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
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
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舍其大
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乎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
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 己酉詔以判太

史局李繼宗供奉德壽宮應轉三官許回授其子安國
補太史局保章正充歷算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
義承忠郎等使其精於歷算雖特命之可也用其父之
回授則不可雖曰以三官易一命若異時羣臣近習有
不知事體不顧廉恥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遂寢
其命 庚戌金主如順州春水 辛亥以虞允文爲左
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尋詔已正丞相之
名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歷可刪去以左
右丞相充其位 癸丑以安遠軍節度使張說吏部侍
郎王之奇竝簽書樞密院事時張栻已出知袁州侍御

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令
翰林學士王曠草制給事中姚憲書行必大濟竝與外
宮觀旋以希呂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衡言稍婉左遷
起居郎都人佗四賢詩以紀之

攷異宋史紀責王希呂
在丙辰罷李衡在丁巳

今從佞倖
傳連書之

未幾曠擢學士承旨憲賜出身爲諫議大夫

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撻之者著佗佐郎趙汝愚不往見
說乞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卽日歸省父因自劾
帝不罪就除知信州 是日金主還都 金主詔曰自
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竝坐之戶

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四十萬貫杖八十丙寅
戶部尚書曾懷賜出身參知政事三月己巳朔主管
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請兌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以民
闕不願請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帝曰馬官諸軍皆未
有教場否虞允文曰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
帝曰建康管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
閱允文曰聖意殆不欲取民田耳帝曰然乙亥金詔
尚書省贓污之官已被廉問若仍舊職必復害民其遣
使諸道卽日罷之丁丑金遣宿直將軍烏庫哩舊倫烏古
論今思列冊封王皓爲高麗國王壬午帝念及邊備

謂茂允文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允文曰承平時前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帝曰當時戰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曰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帝曰西夏小邦當時亦自枝梧不及所以馴致丙午之恥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金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如咎日金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壬辰宰執請點檢諸軍戰船帝曰舟楫正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荆南江州可令姜誥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 癸巳金以前西北路招討使伊喇

舊作移道爲參

知政事 丙申詳定一司敕定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
太師太傅太保爲二公左右丞相爲宰相少師少傅少
保爲三少詔從之 丁酉金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黃定等三百八十九人及第
出身 癸卯金尚書右丞孟浩罷爲真定尹金主曰卿
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
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帝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
不統所有兼制國用更不入銜 巳酉殿中侍御史蕭
之敏劾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翌日帝過
德壽宮上皇曰采石之戰之敵在何處毋聽允文去遂

復陷出之敵提點江東刑獄 甲寅戶部侍郎楊傑言
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卽正稅不及一
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卽納一升惟充賑給不
許它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間有災傷去
處支給不多皆是擅行侵用請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
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逐年有無災
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
處椿管申部稽攷從之 丁巳金西北路納哈塔齊錦
舊倫納合謀反伏誅 已未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
七斤今改篤梁克家言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倉未載君臣夏相

訓飭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帝
曰如所載無若丹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
文曰舜與臯陶賡歌之詞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臯陶
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
臣之間相稱譽相警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爲
之治帝曰然此篇首言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爲治之本
至于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
擢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聖人待
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
今爲書生者多事虛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

用心也 癸亥金以久旱命禱祀山川詔宰臣曰諸府少尹多闕員當選進士雖資敘未及而有政聲者皆擢用之 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頃以上至於二十頃則爲下農自二十一頃以上至於四十頃則爲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於六十頃則爲上農上農可使三役中農二役下農一役其嘗有萬頃者則使其子孫分析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爲限其或詭名挾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均之民矣 乙丑金大名尹荆王文以贓罪奪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僚

佐皆坐不矯正解職文宗望之子京之弟也 丙寅金
右丞相赫舍哩志寧薨謚武定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
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
人力也及歿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
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五月己巳提點江
東刑獄蕭之敬乞祠帝不允虞允文言前日之敬言臣
是其職事臣雖不知其所論竊自揣度罪無可疑者既
蒙聖恩復令暫留如之敬之端方願召歸舊班以闡敢
言之路帝曰今以監司處之亦自甚優顧曾懷曰丞相
之言甚寬厚可書之時政記 癸酉金主如百花川

新... 卷二十一... 七

甲戌金命賑山東路饑 丁丑金主次準居久旱而雨

戊寅金主觀稼禁扈從蹂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

不得服純黃油衣 癸未金主謂宰臣曰朕每次舍凡

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

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竝償

其直 乙酉金給西北路人戶牛 戊戌詔福建鹽行

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借十萬貫倫本知福州

陳俊卿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

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博福建

八州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

可以它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爲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當時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丙申立宗室銓試法 六月庚子以武德郎令擡爲金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 辛丑帝曰雨止歲事有望虞允文曰麥已食新米價日減帝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夏

得二年優有三年之蓄仍須嚴切戒約只置場和糴聽
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 壬寅謁兩淮歸正人
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有
差 國子司業劉焯嘗移書宰相言張說不當用出爲
江西轉運判官朝辭諭州縣窮空無備及當今利害帝
曰江西旱荒之餘州縣亦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
旋命賑江西饑 丙午傅自強言父察遇害於燕山乞
賜諡特賜諡忠肅 甲寅金主如金蓮川 秋七月己
巳臣僚言祖宗馬政茶馬司竝專用茶錦絹博易蕃漢
皆優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非立法之意況茶爲外界

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
司參舊法措置 癸未以曾覲爲武泰軍節度使 庚
寅知兖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
約二丈餘兼造三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縹背投
進帝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是月知
廬州趙善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
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陳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
教閱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糜稍無買牛散種以費
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廬無一不具
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兵並

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金罷保安蘭安權場金主謂宰相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八月庚子度支朱儆言經總制錢頃自諸州通判專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州通判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向者版曹奏請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乞委守臣於是有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爲守者侵欺經制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請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旣而

戶部尚書楊傑言若令通判拘催恐守臣不能協力宜
照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 辛丑
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戶產業微薄一爲
保正鮮不破家筭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
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筭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
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
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腳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
贊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醕額
則謂之醕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
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

顧而占破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
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
不願親身祇應止許顧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類
竝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鄧良嗣言收糴常平尚少
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紘計度牒給降 乙卯
帝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見柄筠爲常州刺
史值蔣饑浚渠斫流江境內遂豐稔不知流江遠近可
令浙漕及常州攷求古迹以聞 癸亥兵部侍郎黃鈞
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帝曰
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

甲子著伦佐郎丁時發言人君須平日奉天得天助然
後可以立大事帝曰朕日夜念此所謂某之禱久矣時
發言近日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當恤民以固本帝
曰朕非特圖建功業如漢文調天下租賦事亦欲次第
行之是月四川水災命賑之九月戊辰定江西四
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
民監各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壬申帝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
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
至甚非所宜今年豐登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仍趣時廣

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 乙亥詔王炎赴都堂治事

丙子金主還都 初帝命選諫官虞允文以李彥穎林

炎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
而用曾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

戊寅以允文爲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
國公 丁亥金卿州李方等謀反伏誅 己丑賜虞允

文家廟祭器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河
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
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帝用李綱
故事御正衙酌卮酒賜之卽殿門乘馬持節而出 冬

十月丙辰罷僧諸路職田 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
福建二廣湖南分路官田 甲戌金主謂宰相曰宗室
中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廣
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
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
事也 臣僚言在法究祿大夫節度使已上既合定謚
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無異詞則
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捍禦臨難不屈死
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謚于是有特許賜謚指揮
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謚之家卻

有官品合該定謚茲緣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謚
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是太常考
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此則法令之相戾者
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
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
竝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
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
入銜賜謚初不議於功考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
度之可疑者也請今後定謚賜謚一遵舊典至於告命
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攷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

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卽仰其家經
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
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蘊德邱園聲聞
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卽依
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 十二月乙未朔
金命大理少卿張九思赴濟南鞫獄濟南尹劉萼彥宗
之子也先爲定武軍節度使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
廉使劾之故遣九思就鞫萼旣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
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尋卒 丁酉金遣官及
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

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 金冀州王瓊等謀

反伏誅 戊戌調兩淮明年租賦 辛丑金出宮女二

十餘人 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已

酉金樞密副使尹喇舊作移刺今改成罷 辛亥金詔金鉅坑

治聽民間采毋得收稅 金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

癸丑金以殿前都點檢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克寧爲樞密

副使兼知大興府事 甲寅命四川試武舉 已未金

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竝取奏裁 是月金德

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文旣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

奴舒穆魯舊作石抹今改哈珠舊作合住今改爲怨言哈珠揣知其意

因言南京路明安阿庫哈珠穆昆尼楚赫

舊倫錫木可今改

與

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

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

家僮剛格

舊倫剛格今改

以書幣往南京約阿庫等剛格見阿

庫等不言其本來之事還給文曰阿庫從大王矣文乃

遣兵仗畫陳剛爲計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遣

人至德州捕文文夜與哈珠等亡去金主謂宰臣曰海

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子孫存者無幾曲爲寬假

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其督所在捕之

文亡命凡四月至是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

釋文妻以其家財賜文兄子耀珠下詔曰德州防禦使
文北京曹貴卿州曹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於大戮
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
及官職三品以上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筭祿
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治之 金尚書省奏言河移
故道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
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從之 是
歲劉琪免喪復除湖南過闕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
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
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兼聽竝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

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
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

乾道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辛未簽書樞密院事王之奇

罷爲淮南安撫使

癸酉金尚書省言南客車俊等因

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金主曰本非故意可免罪
發還無令本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乙亥以張說同知

樞密院戶部侍郎沈夏簽書樞密院事

辛巳以刑部

尚書鄭聞簽書樞密院事

政異宋史本紀作戊寅今從宰輔表

壬午詔

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頒宣風化總方略而
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監司之任

最爲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讐奉公不撓者蓋僅僅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訖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於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己丑樞密

使王炎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攷異宋史本紀倫辛未與

王之奇同日今從宰輔表

是月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自來止是

州軍分立綱數自行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爲鈔法聽從客販州郡緣住般賣卻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爲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竝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元偕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

九萬貫并續賣鈔而錢竝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起居
舍人雷正言所修記注自紹興十五年以後多有未修
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難修纂請令二史將
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
仍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竝於次月
上旬送付史官從之 閏月丁酉鄂州都統制吳挺奏
前任秦琪冒請馬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
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帝曰軍器不葺
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行下吳挺定罪 己亥馬軍
司請陞統領官張遇爲統制梁克家等言張遇比赴都

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帝曰統制官不可苟任異時
大帥皆於此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
矣 庚子樞密院言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
教門衣甲軍器不備請行下州軍增葺梁克家曰非特
諸州爲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
軍軍器亦壞理合點檢帝曰須不時閱視則無得而隱
克家曰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
弓弩脫壞常與臣等言之帝曰此世雄能畱意職事也
庚申以久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繫
囚減雜犯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王子金主詔太子

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 乙卯修廬州城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元旦皇帝御大慶殿受賀其奏祥瑞表并讀表者差執政官其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者差本職官帝曰此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曰聖世不言祥瑞真盛德事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奏皇太子在東宮惟講學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纔講尚書終篇今始進講周易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編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

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亦聖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
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請以庶子或
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
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金洛陽縣賊
聚眾攻盧氏縣殺縣令李應才亡入南界 二月己巳
帝曰前日內閣忠銳軍射藝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
訓練有方遂成紀律主兵官當議推賞 乙亥青羌努
爾吉舊作奴兒
結今改寇安靜砦推官黎商老戰死夔州轉運
判官趙不怠攝制帥以討之努爾吉吐蕃之種也時遣
其首領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震不怠靜

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軍徑赴沈黎又徙緡州兵戍邛州爲援戒之曰堅守不出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於是邛部川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殺其首領凡十六日而平不意嗣濮王宗暉曾孫也居官所至有聲每宴宮中帝必顧太子曰此賢宗室也 戊寅宰執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帝曰朕嘗思之朋黨不能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 丁亥特贈蘇軾爲太師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絹 乙巳侍御史蘇轡言廣南提舉官廖容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存鹽本銀計錢十一萬有餘

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助朝廷經費得旨赴南庫送納陛下卽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自乾道七年提舉官張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爲此舉聞此錢竝係鹽本錢潭到任時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潭取其半以獻今容獻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任其咎望卻而不受卽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

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爲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言孔子謂禹非飲
會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
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
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
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淡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
效不難到也帝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 乙卯金
主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

女直人寢志舊風朕及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
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
女直風俗第以朕故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
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一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金太子詹事劉仲晦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金主曰東
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
富貴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卽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
舊卿以此意諭之 是春以王楫李大正竝爲提點坑
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
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隸路

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
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爲名兩司行
移連銜按察 夏四月己巳金制出繼子所繼財產不
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 庚午帝諭
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司諸軍武藝亦
習熟梁克家曰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帝曰
然 金主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及諸
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
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
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

于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 乙丑起居舍人趙粹中言
祖宗盛時儲養過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請
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被舉者赴都堂
審察如委可任籍姓名聞奏差充過方帥司及都統司
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材候任滿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爲
寺監郎曹出爲監司過郡俾之習熟過圉利害它時過
帥有闕卽於數內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爲卿監侍從遇
有過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丁寧詳擇其人
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
帥臣不勝用矣帝曰帥臣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允若然

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癸巳夔茂良言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曰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帝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其差去使臣可喚回 戊戌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爲漢姓 壬寅金貞定尹孟浩卒 甲辰金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金主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 己未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梁克家言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澹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

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士大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
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爲文及卽位以來今十有
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爲文須有用乃可耳朱
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宣教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踰年乃拜
命是月皇太子免尹臨安

攷墨宋史本紀載在四月今從聖政草

洪

吉等郡水災命賑之六月己巳臣僚言近年州郡例
皆窮匱不能支吾言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
差之冗員有指價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腳錢之糜
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

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數有起發陳中廂禁上軍
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
旁午是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陛下灼見其
弊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
不釐務州郡甚以爲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則賦入有
隄而增添之費無窮請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
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
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缺不得過數差
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畱意收養詔從之 詔令諸
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竝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

重寘典憲 是月置蘄州鄆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爲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 金樞密使完顏思敬奉金主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 秋七月庚子金復以會寧府爲上京 庚戌金罷歲課雉尾 八月丁卯金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爲樞密使 金明安穆昆舉賢能者金主命賞之 癸酉內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言於指揮有礙帝嘉其守法因曰僥倖之門益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畫一之法貴在能守 丙子臣僚言江西連歲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乃降詔曰朕惟

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早備乎今諸道名山川源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潴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

己卯金御史大夫璋罷 癸未合荆鄂二軍爲一以吳挺充都統制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 庚子命盱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使金使不從 辛亥金主還都大名府僧李

智究等謀反伏誅 冬十月臣僚言浙東諸郡旱傷如
溫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賴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
能贍給聞浙西平江秀州過海諸縣不合放出於荒歉
之處爲害甚大請嚴禁遏糴從之 辛未右丞相梁克
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以
與張說議使事不合遂求去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
建寧府 甲戌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
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 丙子金以前南京畱守
唐古安禮爲尚書右丞時以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議
發漢戶入軍籍金主嘗以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安禮

對曰明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卽
日簽軍恐妨農倫金主責之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
效漢人若無事之時可移農倫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
國家有事農倫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
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耶非耶所
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卽位東京
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
朕夙夜思念使太祖功業不墜傳及萬世當使女直人
不困卿等悉之 乙酉臣僚言州郡水旱往往諱言雖
有陳奏未必能盡其實遂至下之疾苦壅於上聞上之

德意抑於下究蓋諱言水旱者慮朝廷罪其失政也不
盡其實者慮州用之闕而不繼也屬縣申請至於取問
者有之必欲其不問而後已民間告訴抑令伏熟者有
之必欲其無所陳而後已欺天罔上其罪可勝言哉望
申嚴行下凡有旱傷必須從實檢放不得亂有沮抑致
奸和氣仍乞令逐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巡歷同帥漕之
臣覺察按劾以聞庶幾民被實惠詔從之 丁亥金使

完顏襄等來賀會慶節別函申議受書之禮仍示虞允

文速爲邁備

十一月

攷異全文載是月庚寅朔日有會之而金宋二史俱不書案是

年五月壬辰朔日會次年十一月甲申朔日會則連歲三會也文獻通攷於乾道九年止書五月而不言十一

月日會
今從之
辛卯詔樞密院除授及財賦事關中書門下省
其邊機軍政夏不錄送
金主謂宰臣曰外路正五品
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曰資考少有及者金主曰
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
戊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改明年爲淳熙元年
辛亥臣僚言今歲旱傷非特浙
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
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爲軍和州多是先被
水患繼之以旱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卽申
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指置賑濟事件朝廷
未與行下救荒之政譬如拯溺球焚勢不可緩今欲從

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躬親巡歷如委係失收不曾檢
放或檢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停
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
色科買竝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者許提舉官
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
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
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壬子金吏部尚書梁肅
請禁奴婢服羅綺金主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
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
卿等宜更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漢州什邡縣楊村

進士陳敬政家特賜旌表門廬自敬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竝以孝友信義著王氏年十八歸於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事舅姑甚孝教子孫篤學有聞本州以事來上故有是命 十二月乙未朔戒飭沿邊諸軍毋輒遣間諜招納叛亡 甲子同知樞密使沈夏罷乙丑以御史中丞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利爲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乾道六年逐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

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
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 乙酉金遣完顏
璋等來賀明年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詔俟改日以太
上皇有旨姑聽仍舊丁亥璋等入見 是歲減紹興府
嚴處州丁絹額